

MU FEI
WORKS

大明小婢

沐 非 著

{中}

《宸宫》作者沐非全新作品
蒋胜男 梅子黄时雨
玄色 天下归元 联袂推荐

《明史》记载的
千面女谍 & 锦衣统领
之间的浮华惊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MU FEI
WORKS



{中}

目

录



第一章 诡案疑云

001

第二章 搜捕·夜审

031

第三章 易容·越狱

059

第四章 真情·假意

087

第五章 后宅暗战

113

第六章 皇权逆鳞

141

第七章 袭爵之变

173

第八章 东厂开设

207

第九章 无间之叛

241

第十章 双雄对峙

271



第一章

诡案疑云

1.

清晨时分，仍是由小古去给广晟送饭。

上面一层是蘸了芝麻的酥饼，这东西味道不错，但看色泽明显是过了夜重新烘热的，广晟瞥了一眼没吃，只是懒洋洋地配着萝卜干和宝塔丝喝了几口粥。

小古从提盒下取出一个纸包，在他眼前一晃，广晟笑着夺过，打开一看，是切成菱形的水晶红枣糕。放进嘴里，正好一口一个，鲜甜糯软的滋味顿时在口腔里弹射开来，整个人都精神一振。

“这是谁的手艺？”

“我。”小古答得自信果断，见他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又补充道，“我和秦妈妈。”

“这几天倒是麻烦你们偷偷给我做吃的。”广晟轻叹道，却没有因为美食而变得高兴，眉宇间那一抹凝重忧郁丝毫不减。

他踱步到了窗边，看着满天云霞被朝阳染成金色，仿佛是青水云碧的光滑缎料绣上了一道滚边，窗下的红梅盛放了一季，此时已经有些凋残，夜半枝头的冻霜被日光一晒，顿时化作了晶莹的水滴。

“已经是第三天了。”他突然说道，目光却遥望着东南远处的尽头——那是皇宫的方向。

广晟一直在等待锦衣卫那边的消息，但是他回到金陵城已经三天了，却没有任何消息，好似所有人都忘记了他这个人。

即使他心中镇定如常，此时也不免升起疑虑和担忧。

旭日的光辉照在他的脸上，那眉心的一点刻纹，却是让一旁的小古也觉得他今日情绪不对。

她不禁走上前去，默默地递上了满盘的水晶红枣糕。

“我听别人说，烦恼和难受的时候，多吃些甜甜蜜蜜滋味的，这样心情就会好起来。”她对着他笑，笑得没心没肺，露出雪白的牙齿。

“是吗？”广晟接过她手里的瓷盘，连续往嘴里放了好几个，吃得整个腮帮都鼓起来了。

“味道真不错！”他含糊不清地赞道，却没发觉，站在旁边的小古正在打量着他，渐渐地皱起了眉头。

这情绪很不对头！

明明前几天，他不是还自信满满的吗？是出了什么事吗？小古把前因后果一想，顿时心里升起一个念头：该不会是被锦衣卫那群浑蛋抢了功劳了吧？

她并不知道所有内情，只是根据广晟泄露的只言片语和自己所知，拼凑出这样一个结论，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怒气：这群鹰犬太过分了！

广晟有多么努力，多么想做出一番成绩来，她都看在眼里，没想到先有那个王舒玄态度傲慢地搅局，现在又来摘桃子抢他的功劳——尤其是这功劳里的证据还是她特意为他送上的，难道要白白便宜这群锦衣卫的人吗？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她的脸色也一下子黑了下来，暗暗决定下次要给这群锦衣卫的鹰犬一个颜色看看！

各怀心事的两人默默吃完了早饭，小古虽然担忧他的情绪，却也只能提着食盒离开了。

等她走后，广晟细思片刻，决定冒险出去打探一下，没等他决定翻墙还是乔装溜出，却听外面有人敲门。

很用力，很不客气的敲法。

“是谁？”他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

“吱呀”一声，房门被打开了，不是他的随身小厮，而是五个陌生的男人，都是外院长随打扮，年纪很轻却是孔武有力：“老爷让广晟少爷去前院书房说话。”打头那人态度简直可以说是桀骜。

广晟冷冷一笑，什么也没说，只是收拾了一个包袱提在手中，就跟着他们走出了房门。

为首那人看一眼包袱，广晟举高了给他看，黑漆漆的一块块也不知是什么。

“是阿胶，我带回来给父亲补身的。”为首那人忍不住露出嗤笑的神色：阿胶是女子补身的，给男人用是怎么回事？这小子连献殷勤也不会，难怪混得这么差。

几人说话之间走出了房门，廊下倒着两个人，鼻青眼肿地低声呻吟——是广晟随身的两个小厮，另有两个从军中带回的亲兵冲上前来救人，却被这群人挡在前

头，狭窄的回廊上，顿时挤成了一团。

“你们都少安毋躁，等我回来。”广晟沉声吩咐道，“若是到午时我还不回来，你们就去找那位李爷。”

锦衣卫的李盛跟他原本就是一个小旗辖下的，分外投契，这次若是有什么万一，也只能通过他找纪纲了。

那为首一人走在前头一步的地方引路，剩下四个男人把他夹在中间，貌似跟随，实则是无形的监禁，六人一路穿过抄手游廊，三进的院子和抱厦，又走过中庭的假山和池塘，一路走向前院的方向。

“我们走快些吧，父亲在书房等我，该着急了吧？”广晟突然没话找话来说，打头那人皮里阳秋地笑了一下，意味深长道：“时间长着呢，不急。”

“倒也是，他喜欢喝的是老君眉，茶过三盏才有味——那个刘师爷也在吧？他倒成了我爹的影子，见天泡在书房里。”

“刘师爷深受老爷器重，一起商议的定然是大事。”那人不知广晟为何如此絮叨，还以为他要探听什么，只是顺着他话敷衍两下。

“哦？”广晟眉毛一挑，魅惑的双眸闪过冷冷的杀意，下一瞬，他的双手化拳突然猛击而出！

他两侧的两人未及反应，其中一人尖叫一声被推入池中，另一人身影一晃，从袖中掏出一柄雪亮的短刀，朝着广晟就猛扎过来。

前头那人也猛然回身，袖中顿时射出三支小箭来，都是乌黑锃亮；后方的两人也各自掏出短刀，从身后袭来。

广晟低喝一声，轻身跃起，躲过两支小箭，第三支擦着他肩过去，所幸初春还冷穿了一件夹衣，衣物裂了个大口子，白皙而精瘦的肩膀裸露在外。

他脚下步伐细碎，却是挪移闪躲不定，虚晃一记又躲过那两人的短刀后，他干脆跳到了假山高处，脚下用力，顿时一块石头被轰然踢起，朝着那两人落下。

自从上次出了假山崩塌之事，府里的所有假山和池塘都被清理修整得妥当，假山之间的黏合已经很紧，广晟这一脚竟然能将一块大石分离踢起，实在是不容小觑。那两人之一被石块砸中，头破血流之下也跌入池塘，但带头那人的袖弩却又疾射而来，铁箭头在日光下熠熠闪光，广晟把身子一缩，干脆跳进了假山腹内。

济宁侯府的宅子是攻入南京后才建的，占地足有大半条街，最得意的景观便是这些假山，不同颜色的山石因地势而分布成四座，分别是“春”“夏”“秋”“冬”之意，森罗棋布，意趣盎然，若是孩童跑进假山内部，只怕一刻钟都找不到出口。

那四人急急追进假山腹地，微弱的光线，逼仄的空间，曲折的羊肠小道……所有人都眯着眼，却没提防那“一线天”的上端，突然有零星沙土掉落，眯得人眼都睁不开！

“小心！”为首那人刚刚喊出一声，整座假山“轰然”一声倒下来了！

沙土弥漫，石块乱飞，被压在下面的人顿时脏腑出血身受重伤——还好，侯府的假山毕竟是江南款格，讲究一个“秀”字，这四人也是会家子，不似广仁、广瑜兄弟那般文弱，这才没有危及性命。为首那人挣扎着从废墟下爬出，却是伤着了腿，倒在地上满口鲜血：“你怎么发现有假的？”

广晟冷然一笑，放下手中的火折子，看着他的眼睛，道：“你来请我的时候，行礼太过草率了。”

“我父亲最讲究一个‘礼’字，他调教的亲随哪怕心里对我再不以为然，面子上也会礼数周到，而你行礼连腰都没弯下去，简直是丢我父亲的脸——因此，我断定你们是冒了他的名来。”

那人大声咳嗽着，鲜血直流，只觉满嘴都是苦涩：他们好不容易潜入外院，偷拿到对牌和服饰，连说话腔调也扮得十成相似，没想到栽在这个无关紧要的点上。

“还有，我父亲的师爷不姓刘，而是姓蔡，我试探一句，你就露出马脚了。”广晟的话让那人更加懊丧，空气中弥漫着硫黄的刺鼻气味，顿时让他想起刚才假山的坍塌，悚然一惊顿时明白过来，“你带的不是阿胶，而是黑火药！”

他又惊又怒，怎么也没想到广晟不按牌理出牌，胆大妄为到居然敢在自家院子里引爆火药——这人简直是个疯子！

广晟悠然把火折子小心地收入荷包之中，微笑宛如天上金童一般俊秀平静：“我带着火药，可能为了防你，也可能是防备我爹——总之，谁要对我不利，就先尝尝爆炸的滋味吧。”

哪怕真是他爹唤他前去，只要有加害他的意思，大家就一拍两散，玉石俱焚——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的想法，却是广晟一直以来的生存理念。

至于这炸药，就是上次在平宁坊那些反贼埋下被挖出的，本想带些回来找人查看是哪儿出产的，没想到居然派上了用场！

“这又是怎么了？”突然而来的声音引起一个人的注意，却是广仁晨读完毕后散步，正好撞见了这一幕。

他见假山坍塌石块四散，不由想起上次的惊魂一刻：“怎么又塌下来了？”

“你别管，快些离开！”广晟皱眉赶他走，广仁却书生意气发作，反而责问道：“二弟你又闯什么祸了？”

倒在地上的那人突然眼中精光爆射，怒吼一声身影急扑而上，手中最后一支袖弩射向广仁，后者惊叫一声却来不及闪躲——下一刻，广晟快如闪电追上，单手箍住刺客的脖颈，“咔嚓”一声折断颈骨，刺客顿时气绝身亡。

袖弩射出时已经没有力度了，但广仁惊诧之下没有躲闪，面上被划出一条长长的血痕。

这里的动静颇大，顿时引来一大群人，仆役等人见假山又出状况，顿时连声高喊，传到前院终于惊动了刚刚上朝归来的沈源！

“这是在闹什么！”沈源的脸色本来就不好，看到广仁脸上吓人的血痕和满地山石废墟后更加阴沉，他一眼瞥见一旁闲着看热闹的广晟，顿时怒不可遏，一记耳光掴了上去，“这又是你做的好事！”

广晟的脸被打得侧歪过去，顿时白皙皮肤上出现显眼的五指痕迹，他神色冷如冰霜，转过头来轻笑着讥讽一句：“看来父亲不用审案就能定罪了？既然我是罪魁祸首，那这刺客是来这儿玩赏观光的了？”

他一手从废墟中拎出另外两人，都是奄奄一息却还没断气。

沈源这才看到有四五个陌生男人或伤或死，他冷哼一声，看着广晟的目光仍然是犀利而嫌恶：“沈家上下都是清正之人，从不在外惹是生非，这种三教九流的恶贼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广晟心中冷笑一声，反唇相讥道：“俗话说宦海险恶，父亲大人也该小心才是！”

“反了！简直是反了，小畜生胆敢如此无礼！”沈源满心纠结，被说中心事更加暴怒，“给我拖出去重重地打！”

庭院里正闹得不可开交，突然沈源身边的随从沈福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禀报道：“二老爷，宫里的张公公来了！”

难道是有旨意？

沈源顿时从暴怒失态中清醒过来，追问道：“知道是什么事吗？”

“说是……要宣召我们二房的广晟公子。”

什么？！

沈源整个人都愣住了，周围的下人们也一片哗然侧目。

小古在厨房继续劈着柴，初兰在大灶上使劲塞柴火烧水，大火耀得她整个脸都通红一片。

自从玉霞儿接手掌管柴炭房以来，她对两人可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初兰每次都要跟她生半天气，小古却是默默无语，就当耳边是在鸡鸣犬吠一般。

初兰用大勺子把水盛出，灌进一只只木桶里，汗流浹背地抱怨道：“大厨房有那么多的人，非要把烧水这事也揽回来，既讨好了上头又折腾了我们——玉霞儿的眼简直是坏透了！这天冷还好，三伏天可是会热死人的！”

柴炭房由于存放了大量的木柴怕弄湿了，因此只开了一扇小窗透气，本来没有烧水这差事，暑热之时都是浑身汗湿，今年这个夏日只怕更加难熬了！

小古看似面瘫脸，实则一心两用，一边劈柴一边沉思着：那些女眷现在躲藏在空置的房舍内，但不能一直如此，像阴沟里的老鼠一般不见天日，必须找个地方安置她们。

阿语到底要做什么？他会不会真的把整个金兰会都当作棋子牺牲？

如果是，要怎么阻止他呢？

还有少爷广晟，他到底遇到什么难题了？

众多念头纷涌而来，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晚膳时分。

小古放下斧子，擦了擦汗，正要去给广晟送饭，突然门口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只见来人也是妙龄女子，虽然作丫鬟打扮，但那华贵皎美的衣裙，精致的妆容，显示她身份不同。

玉霞儿躬身替她引路介绍，阿谀奉承地笑道：“娇柳姐姐，这里就是柴炭房，地下腌臢，小心别污了您的衣裳。”

那名唤娇柳的女子文雅中带着倨傲，看都不看玉霞儿一眼，只是懒洋洋地打量了小古两人一眼，眼角上扬都不屑再看，只是吩咐道：“我有话要问她们两个，先把人给带走。”

随即便有两个健壮的仆妇不由分说把小古和初兰挟了拎走，娇柳这才看了玉霞儿一眼，朱唇之中冷冷吐出一句：“管住你的嘴。”不等她答应就扬长而去。

“哼，小贱人你做什么傲，装个清高模样还不是想爬二老爷的床！”玉霞儿啐了一口，嘴上逞强，心里还是有些怕。

清渠院左侧有抱厦六间，其中有三明两暗是堆满箱笼的库房，最后一间是小卷棚凹在里面，平常人都当作这里面是堆杂物的，实则有一些不体面不方便的事都放在这里。

房内黑洞洞的也不点油灯，窗上的糊纸都破了一个洞，冷风飕飕地刮进来。

小古和初兰被推倒在地，上首是长脸高颧骨的姚妈妈，刚才来的娇柳，还有四个凶恶健壮的仆妇。

乌黑冰冷的鞭梢好似蛇尾一般，划过小古幼嫩的脸庞，她好似整个人都被吓愣了，脸上一片苍白，粗重呼吸间发出嘶哑的颤音。

“把你们这一趟出去的事都说一说，要是有点遗漏……”

鞭子“啪”的一声打在小古脖子上，顿时一道血痕沁出。

一旁的初兰才喊了一声：“你们怎么打人——”就被用木塞塞住了嘴，有健妇朝着她的肚子踢了一脚，她吃疼之下蜷缩成一团。

“把她们分开，各自说一说这几个月二少爷都做了什么，见了哪些人。要是说不清楚或者供词不同的话……”姚妈妈撇嘴一笑，那笑容阴森狰狞好似故事中的妖婆，“我也不打你骂你，就把你远远地发卖出去，据说煤窑那里很缺女人呢！”这话一出，小古仍是面瘫似的呆愣，初兰已经吓得几乎要昏厥过去——

金陵乡下也有一些采煤烧砖的坑窑，里面的苦工长年不出坑，浑身黑漆漆臭烘烘的，送进去的女人也极为便宜，几文钱就可以尽情发泄，卖到那里简直比去青楼还要惨。

初兰颤抖着身子看向小古，很是犹豫——广晟少爷对她们确实是好，但被这么威吓，她实在是吃不消，况且她天天在内宅打理琐事，根本也不知道少爷在外面做什么，倒是小古跟着少爷贴身伺候的时候多……

小古对初兰的眼神好似完全没看到，整个人仍是面无表情，不知是吓傻了还是倔强，一个字也不说，姚妈妈心头火起，眼神示意手下人给她点颜色看看。

初兰尖叫着要去阻拦，却被拖在旁边的小隔间里，只听小古那边传来木杖击打皮肉的沉闷声响，顿时心如刀绞泪落如雨，失声喊道：“别打她，我来说便是！！”

她将这几个月的经历事无巨细地说了，却略过了黄二小姐的追求、月初的蹊跷表现和少爷的诡异行踪——在她心目中，这些跟广晟的前途息息相关，不能说给这个老妖婆听。

谁知不说还好，姚妈妈越听脸上越是阴云密布，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我让你们来，不是说这些今天烧了什么菜，明天跟哪个丫头拌嘴的！”

一旁的娇柳打了个呵欠，不屑地撇嘴道：“二少爷自己是个不老实的痞赖脾气，连身边的丫鬟都学坏了，这么不老实，拿废话来哄人！”姚妈妈更觉得自己的面子被人踩地上了，阴声道：“狠狠地打，这群贱骨头不打不说实话。”

暴风骤雨般的拳脚和鞭子朝两人身上招呼，初兰痛得浑身颤抖，抱膝埋头躲过头脸等要害——所有人都没有看见，同样受到毒打的小古，一直翘首听着外面的动静，好似在等待什么。

突然，外面好似有人在喧哗和走动，原本的寂静被打破了，姚妈妈心里一动，让所有人停下，自己凑到小窗边仔细听——是几个三等丫鬟抱怨着走到清渠院正门口去开门，门外好似有人在喊门。

这么晚了，还有谁会来？

姚妈妈心里“咯噔”一声，下意识地看了看被打得鼻青眼肿的两人——虽说下人是签了死契的，任意打骂只要不出人命，都没什么要紧，但王氏一向以和蔼温柔的面目出现，若是被人撞见这里私刑拷打，说出去总不是体面的事。

院门好似开了一条缝，几个三等丫鬟在跟来人说话，三两句下来，有陌生的女子声音略微提高了，好似很是愤懑：“人命关天，我们姑娘的奶娘昏死过去都快没气了，不请大夫只怕过不了今夜，姑娘亲自来求二夫人赐下对牌，你们这么拦着，是想替二夫人做主吗？”姚妈妈觉得这嗓音不算太熟悉，但那犀利的言辞口风倒是领教过一次——她随即想起来了，这是大房那个庶女如瑶身边的二等丫鬟碧荷。

这是个有名的辣子，年纪虽小却是敢拼敢闹，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清渠院的人跟她碰过两回，每次都各自回去受罚，下次见面她还是敢叫敢嚷冲在前头，几次下来谁也不愿去惹这横的愣的——大家都是鸡蛋，碰碎了人家不在乎，自己可要倒大霉了。

应对的几个丫鬟好似在解释什么，碧荷又气冲冲嚷了几句，随即另一个平静和缓的少女道：“奶娘好歹养了我一场，给我吃奶，若是眼睁睁看着她就这么没了，我实在不忍，不得已打扰了婢娘，等事后再来赔罪吧。”

这显然是大房的姑娘如瑶亲自出来说话了，主子说话，那几个三等丫鬟如何敢驳，随即门被推开了，一行人匆匆走进，好似要朝着正房而去。

就在这一刻，小古突然跳起身来，一把推开正在踢打她的几个仆妇，靠着一股蛮劲就冲了出去！

这一下出乎所有人意料，眼睁睁看着她冲出门外，这才反应过来。

“快把人追回来啊，你们都是死人吗？”姚妈妈脸上肌肉抽搐，简直想扇这群人几个耳光——连个小丫鬟都看不住，简直是一群废物！

天色已经黑沉下来，晚风微凉，有花瓣盈盈落在人脸上，两侧的耳房内依稀透着暖黄色的灯光，小古闭上眼，不顾一切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冲去。

如瑶刚刚走到正房回廊下，静静地站着等候丫鬟向内室禀报，她着一件烟霞色斜襟薄棉长袄，下系着绛紫月华百褶裙，一头青丝松松地绾着簪儿，只用了一只镶琥珀的蝴蝶金簪，蝴蝶翅纹在夜风之中微微颤动，活灵活现又巧夺天工，如瑶本人却是纤腰盈盈，纹丝不动，更显得她青春娇艳却又端庄沉静。

一旁的碧荷提着一盏灯笼，专心为她照亮脚前的台阶，面上却微微露出不忿之色。

如瑶垂眸等待婢娘王氏起身，却突然之间眼前黑影一闪，伴随着一股疾风直冲过来，险些让她一个踉跄摔倒。

身后的两个小丫鬟被惊得低叫出声，赶忙上前来搀，碧荷也急急冲到如瑶身前，很是紧张地将那团黑影挡住。

如瑶稳住身形，取过碧荷手上的灯笼，只见明耀火光下，一道纤瘦身影倒在她脚下，身上衣衫破烂且有血迹！

仿佛感受到她手中的灯光，对方抬起头来，只见一张巴掌大的小脸好几处青肿，几乎看不出本来长相，连嘴角也流着血，披头散发之下很是狼狈，唯独那双黑眸却是熠熠生辉，睁得很大看向她。

好似一只落魄受伤的幼猫，已经毫无力气瘫软在地，却偏偏沉静地看着她，不愿求救，也不乞怜。

“你是……”如瑶皱起眉头，感觉眼前这人似曾相识……尤其是那双眼睛，绝对是在哪儿见过的。

“我是秦妈妈手下的……”小古低声答道，顿时如瑶想起了那天的情景——瘦小的少女提着沉重的食盒，匆匆进来呈送，随后如珍如灿进来挑衅……

这个叫小古的丫鬟，瘦瘦小小、貌不惊人，居然阴差阳错地揭穿了蔺婆子被杀人埋尸的惨事，又跟随二房的广晟去了军营……如瑶目光一闪，顿时明白了

五六分。

这时抱厦那边的仆妇已经追了上来，姚妈妈脚步最慢，却是一眼瞥见如瑶主婢几人，心中“咯噔”一声，立刻停住脚步，悄无声息地躲在人群之后。

娇柳却仗着是王氏亲信，一向矜贵自傲惯了，一口气追到如瑶这里，匆匆对她微一屈膝，便要押走小古。

“且慢，你们这是要做什么？这丫鬟犯了什么错？”如瑶开口问道，一旁的碧荷与她心有默契，上前两步，有意无意地靠近。

娇柳唇角略微弯起，笑容看似恭谨，实则却是轻忽不屑：“瑶姑娘，这些奴才手脚不干净又撒谎成性，略施惩戒才能让她们老实，您身份贵重，还是别理会这些才是。”

如瑶微微一笑，露出惊愕神色道：“她们是偷了婢娘房里的东西吗？”

姚妈妈在后听得真切，知道这话有陷阱，娇柳却懵然不觉，笑吟吟道：“是啊，真是胆大包天，非得好好教训一下不可。”

“哦？原来婢娘这里门禁如此之松，一个大厨房里的粗使丫鬟居然也能登堂入室了。”如瑶这话内含锋芒，却让娇柳窘得面红耳赤，偏偏又不敢发作，一旁的碧荷幸灾乐祸地嗤笑着插嘴道：“几位姐姐是怎么看家理事的？主子的物件也能丢了，你们的胆子也够大的，居然不怕责罚。”

“你……”

娇柳气得正要反驳，此时王氏已经起身迈出了正门。她刚刚用过晚饭，正在灯下抄经，夜风中缓步走来，一身墨香风韵更显得慈蔼温文。

“原来是瑶姐儿，已经入夜了，是有什么急事吗？”她神色温柔惊讶，目光亲昵带笑，好似在看自家女儿，“有什么事犯难，居然让你这不出房门的丫头入夜来找我？”

“深夜惊动长辈，是我的不对。我来是借婢娘您的出入对牌……”如瑶深深一福，不肯在礼数上有所差次。

“只是一点儿小事，你这丫头为何不早说呢！”王氏很爽快地就让人把对牌拿出，如瑶目光一闪，却不接，只是看着被摸得乌黑锃亮的檀木对牌，抿唇微笑道：“这一块好似是祖母那边常用的。”

王氏是掌家夫人，内宅的所有出入对牌都在她这里管着。太夫人虽然常年在佛堂颐养天年，但有时也要派人去给姑太太送东西，或是去庙里放灯油经文钱，若是拿了她那边常用的对牌，只怕对景儿就要落个“举动自专擅自外出”的罪名——太夫人对张氏那边的，可也从来没有什么好脸色。

王氏好似这才发现，皱眉责怪身边的娇兰：“越发不会做事了，居然随意拿错对牌！”

娇兰“咕咚”一声就跪地请罪：“是奴婢眼花心粗，看错了，求主子饶恕。”

她用力磕头，地下又是厚实的青石板，几下额头就红肿得快要出血了。

“罢了，婢娘是个吃斋念经的人，对你们最是慈悲不过……下次做事可要小心才是。”

如瑶懒得看这主仆唱双簧，连忙叫起，话说得漂亮，却是让王氏目光一冷。

她随即恢复了常态，欢笑如常地携了如瑶的手，要她进来坐坐，如瑶心中念着病入膏肓的秦妈妈，哪里肯再与她虚与委蛇，只想赶紧回去让小厮去请了大夫来。

正要走，她的目光停在地上的小古身上，脚步也为之停住了：“听说这个丫鬟偷了婢娘房里的东西？”

王氏看都不看地上狼狈的身影，唇边笑意不减，只是冷冷瞥了一眼娇柳，不怒而威让她心头一凉：“只是些许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下人们眼皮子浅，偷了去换钱也是有的。”

如瑶抬起头，诚挚地对着王氏又福了身：“婢娘平日掌家辛苦，这才让一些小人钻了空子——不过我们侯府平素井井有条一点儿规矩都不错，这么着闹开了反而容易让人看笑话，也显得婢娘您这边看管不严，阿猫阿狗都可以入室顺手牵羊了。”“倒也有几分道理……”王氏抿嘴而笑，笑意却未达到眼底，“依你的意思，就这么把她们放了？”

“这样也太宽和了，不如先找个地方关起来，等天亮再审问清楚，也好弄明白东西是怎么丢的。”如瑶这么说似乎没什么不对，但姚妈妈和娇柳都知道，这次算是彻底失败了——等天亮闹得沸反盈天又搜不出什么贼赃，别说太夫人会有闲话，连那个小贱种广晟那边也不会善罢甘休！

王氏的目光停留在地上的小古身上，冰冷而不带一丝温度——

都是这个小丫头作死！居然跑出来求救，如此倒反而不能再严刑拷问弄个清楚了！

她的目光又回到如瑶身上，唇边一丝笑意温柔无比：“瑶姐儿也真是长大了，说话也是一套一套的，既然你这么说，就照你说的，先把她们关到抱厦里吧。”

如瑶敛衽告退：“侄女惭愧，当不起婢娘如此夸赞。”

临走时，她吩咐碧荷道：“先替她包扎一下吧。”

碧荷毫不犹豫地掏出绢帕，替小古擦去伤口的血污，再取出另一方撕成长条细细包扎。

如瑶看了一眼就屈膝福礼告退，走过小古身边时，她腰间的香囊轻轻晃动，掉出一个指肚大小的瓷瓶，正好落在小古的衣领里。

王氏含着笑，目送她离去，这才收起笑意，看一眼身边众人。姚妈妈首先“咕咚”一声跪倒：“是老奴的错，没有看紧人……”

“妈妈年纪大了，难免精力不济。”王氏淡淡说道，这一句就将姚妈妈说成老弱昏庸，不堪重用了，姚妈妈汗流浹背正要求饶，却见王氏又把目光投向娇柳和娇

兰两人。

“娇兰你先下去吧，今日受了惊也吃了苦头，自己去领十两银子的赏。”王氏将娇兰轻轻放过，目光停在娇柳身上，却是宛如芒刺冰针一般：“你长着张聪明人的脸，却是蠢到家了！”

如瑶再怎么落魄不受宠，那也是正经的主子，娇柳没看住人出了姿子不思量如何补救，反而去跟主子拌嘴——这么蠢的丫头，她实在是用不起。

2.

娇柳已经吓得眼泪直流，跪地胡乱磕头，却听王氏淡淡道：“你且回到爹妈身边，让他们给你找户人家嫁吧。”说完转身进了正房，丫鬟婆子们急匆匆跟上，宛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她，只剩下娇柳一人孤零零跪在地上，哭得几乎要昏厥过去。

小古被拖了进去，姚妈妈恨得直咬牙，一双眼睛瞪得几乎要凸出来，仆妇们还要再打，姚妈妈阴冷道：“再打下去，人家的云南白药就要派上用场了。”

她方才看得真切，想必如瑶也不会以为真能避开所有人耳目，但她丢下这瓶云南白药的意思，就是不想让这丫鬟再受什么折磨。若是她身上再添什么伤口，只怕过几天就要传出什么不利于清渠院的谣言了。

一群人七手八脚把小古绑了拖回小杂物间，此时初兰已是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小古看到如此惨状，眼中燃起一丝怒火，宛如流星一闪即逝。

这笔账今后一定会讨回来！她心中暗暗决意。

“妈妈，那现在该怎么办？”另有丫鬟怯声问道。

姚妈妈自恃私底下折磨人的法子不少，却没想到居然被大房的如瑶撞着了，什么手段也不能使了，气得整张老脸都耷拉下来，映着幽微的灯光，更显得阴森：“先把人捆着等天亮吧！”

姚妈妈老眼瞪着小古那张漠然无动的脸，她心中又起了恶毒念头，咬牙冷笑道：“去取那箱子里的牛筋绳来捆，捆紧点！”

这话一出，那些小丫鬟们还没如何，深谙内情的仆妇们眼中却闪过惧怕之色。

那牛筋绳可是特制的，是以前县官和小吏们用来对付抗租闹佃的刺头的，看起来普通一团绳子，却是比站笼枷号更加残酷……

牛筋绳取来了，众人七手八脚把小古捆紧了，面对昏死的初兰却是手下留情了，略微松了三分。

姚妈妈又让人取来一大盆冷水，狠狠泼在小古身上，顿时冻入骨髓，小脸都变得苍白起来。

“小贱人，你就在这儿好好享受吧！”油灯被吹熄了，所有人鱼贯而出，唯一的木门被反锁，小小的杂物间陷入了一片黑暗。

小古感觉到冷水让身上的袄裤变得冰冷黏着，整个人好似置身冰窖一般，逐渐失去温度；而被打湿的牛筋绳索也随之渐渐收紧，深陷肉里，勒得人喘不过气来！

好冷……冷得让人头脑都浑浑噩噩，整个人瘫软着直打哆嗦，却是昏沉着想睡过去。而绳子收紧却让呼吸更加不畅，本就微弱的视线开始模糊、崩散。一旁初兰的轻微呻吟声让她恢复了一些神志——必须给她上药！

小古就着反绑的姿势，艰难地挪移到她身旁，这小小的几步，却让牛筋绳更加收紧，小古口中发出一阵剧烈的喘息声！

曾经听说，用被浸了水的牛筋捆住，千万不能挣扎移动，否则越收越紧，最后会无法呼吸而被勒死——以前她不过是当作说笑，此时却是实打实体验到了。但初兰的伤口一直流血不止，就这么躺在冰冷的地上一夜，只怕真要出事！她小心平衡着身体，将藏在衣内的小瓷瓶艰难取出，反背着手艰难地倒出一坨药膏，颤抖着为初兰抹在伤处。药膏散发着一股清凉味道，很快就止住了血。小古心神一懈，松了口气，整个人却感觉眼前一阵发黑，更加剧烈地喘息——再加上冷水的浸泡，整个人顿时瘫软倒地！

天边最后一丝暮光也暗走了，夜色彻底染上了树梢，清渠院大门前也点起了灯笼，更映得门前照壁上的琉璃珐琅都通明透亮，华彩熠熠。

粗使的仆妇们都偷偷地去喝茶烤火了，只剩下两个三等丫鬟垂手在正房门下廊前守候，冻得脸色青白也不敢挪动一步。

负责上夜的正是娇兰，她睡在拔步床的外间，却是连外衣都不敢脱，战战兢兢的生怕王氏有什么吩咐。

灯盏被拨得只剩下一丝火芯，幽幽地闪着光芒，让房中更显昏暗朦胧。拔步床的所有挡板和雕座都关上了，层层纱帐帷幔也放下了，整个大床变成了一个幽闭密合的空间，王氏换了罩衣，又把发髻散下，整个人平躺在正中央，却是毫无睡意，睁着眼正在想事。

清晨夫君沈源的寥寥几句，已经让她心中起了无穷波澜，再加上宫里的宣召，更是让她惊骇莫名——广晟那个下贱种子，什么时候竟然混得风生水起了？！

她一把攥住旁边的锦缎衾被，指尖顿时一阵剧痛，仔细看时，竟是蓄留了很久的指甲被生生折断了。

指尖的痛楚更让她心头好似火烧一般，她把中指放入口中吮吸，鲜血的咸腥让人更加烦躁！

那个贱人生的儿子，这么多年来，不是已经被她踩在脚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废物了吗？为何会突然翻身逆转？！

她姣美的面庞一阵痉挛，保养良好的贝齿咬着下唇，鲜红的嘴唇配上苍白的面色，简直好似乡野奇谈中的吃人狐妖！当初，就该把他掐死在襁褓中，不该为了寻找那些账册单据，就留他一条小命苟延残喘……

无尽的懊悔与怨毒弥漫在她心头，嘴里充斥着苦涩的滋味，她深吸一口气，竭力让自己清明，低声喊了句：“茶。”

顿时就有轻巧而快疾的脚步声走近，正要打开床幔和雕花板，王氏不耐烦地低喝一声：“放在那里！”

听出女主人嗓音中的怒火，娇兰在床头小几上放下茶杯，如蒙大赦地离开了。

王氏坐起身来，披上雀绒织金的雪色外袍，伸出一只手去取了茶杯，凑到唇边慢慢抿了一口。

苦涩的滋味被甘甜微酸的花香味冲淡，温热的气息端握在掌中，她略微恢复了平静，唇边的冷笑却变为冰冷彻骨：“无论如何，我都是你名正言顺的母亲——还怕你翻到天上去吗？”

大明朝并非是那胡来的蛮夷，礼法规矩乃是所有人都尊崇的大义。只要等他一回来，她就会立刻好好“关心”一下这个庶子——让他知道，这个家究竟掌握在谁手里！

心中瞬间已有了好几种计谋，只要仔细谋划，定能让那小子入局……王氏正想得神，突然窗外传来尖叫喧哗声。

她顿时大怒，一把推开挡板的木销，沉声喝问道：“出什么事了？！”娇兰匆匆跑了出去，又更快地跑回来，气喘吁吁却是脸色变幻不定：“夫人，出大事了——广晟少爷他，不顾阻拦，冲进我们院子里来了！”

什么，简直是反了天了！

王氏今晚已是再三被惊扰，听到居然有成年男子胆大包天冲进内宅，气得眼中直冒火星，手脚都在颤抖：“你们都是死人吗，为何没人去阻挡他？！”

“夫人，护院的小厮和妈妈们被他一脚一个踢开，没人再敢上去了……”娇兰说的算是有所保留了——广晟是练过功夫的，就算没有出全力，被他踢中也是骨断筋折，哀鸿满院，谁敢去惹这混世魔王啊！

王氏深吸一口气，虽然盛怒却反而头脑清晰：“去喊外院的管事们来——跟他们说，若是不来，今后也不必见我这个主母了！”

娇兰应命却又不肯走，王氏知道她心意，安慰道：“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本朝还没出现过以下犯上、弑杀嫡母的忤逆大罪的事件呢！”

广晟刚刚回到侯府的时候，是既疲惫又兴奋的——先是被内官张公公匆匆召去，练习了半日觐见礼仪和制式问答，他这才知道，竟是今天天子要亲自见他！

就算他心性沉稳稳定，此时也感觉震惊不可思议，但张公公的话却好似一盆冷

水，让他浑身一激灵脑子也清醒了下来：“皇爷只是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军中吃里爬外，私通外寇，你照实说来不得隐瞒。”

这照实二字，却是有千钧之重，皇帝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是会让无数人头颅落地、家破人亡——即便是对广晟来说，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

在皇帝面前，任何隐瞒都会引来杀身之祸。

一路匆匆见到的巍峨宫阙、曲径院落他全无心去看，只是在心中打起了腹稿——但一切的谋划和心机，在得见天颜的那一瞬间，全部都化为空白了。

当今天子之尊，太监们口中的“皇爷”朱棣，只着一件细葛布道袍，坐在岸边正在垂钓。这位天下万民的主宰，传说中喜怒无常、动辄杀人的永乐皇帝，此时看来似乎也只是个寻常老者而已。只见他放下钓竿，轻轻瞥了一眼广晟，后者就感觉心中一震，那般平淡却天高海阔的威仪，瞬间让人生出凛然拜伏之意。

广晟并没有被吓住，坦坦荡荡地看了一眼，安然垂目行礼，正要报出职司姓名，朱棣挥了挥手阻止了他：“你的姓名家世，来历功绩，我都已经听惟仁说过了。”

惟仁是纪纲的字，难以想象这个凶名在外的锦衣卫指挥使，居然会起这种字，但想想他先前乃是饱学的诸生，这也不足为奇了。

朱棣的目光含笑，却如鹰鹫般直刺人心：“朕只想知道，到底是谁想谋反？”这一句直截了当，却让广晟面对最严峻的考验！

这个问题一出，在场的两个宦官都不禁低下头去，周围气氛变得微妙而肃杀。该如何回答呢？

广晟清楚地知道，这一个答案，不仅关乎自己的荣辱生死，也关系着许多人的未来！

他的心头，瞬间有千万个念头涌上，却又好似什么也没想，眼神平静明亮，唇边的笑意轻松而恭谨，整个人都好似会发光一般：“启奏皇上，有反意者天下间多矣。”这一句简直是胆大到不敢相信，御案边随侍的两个宦官吓得浑身一震，倒抽一口冷气却及时捂住了自己的嘴。

“哦？你认为哪些是心腹之患呢？”

“这次北丘卫事变，险些被白莲教浑水摸鱼，坏了大事……这等邪教妖言惑众，在各地州县流毒甚广，且历朝以来绵延不绝，但这也不过是芥藓之患罢了。”广晟的话倒是跟那些州县道官截然不同，他们总是喜欢把白莲教说得神出鬼没又人数众多，简直是燎原之势。朱棣眉头一皱，不悦道：“年轻人锋芒毕露是好事，但也不要把诸事都看得轻易了。”

“是，皇上圣训，微臣铭记在心。说他们是芥藓之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乡间贫苦民众中间流传，而百姓的心最坚定，却也最善变。”

他徐徐抬头，唇边笑意不变，眼中却是熠熠发光，世上最美的明珠在此也要黯然失色，朱棣在看清他的容貌时也不禁心中一凛——竟有如此美貌的男人！